

源起

以前海洋分處於四大龍王所管轄，彼此難免有些水域摩擦。一日南海龍王前往行雲佈雨，歸途時巧遇宿敵北海龍王熬烈。當年兩人為了東海龍王的么女海姬公主，曾經鬧得三大海域波濤洶湧，最後由南海龍王龍野獲得美人芳心，娶得美嬌娘回南海龍宮，因此這時情敵見面分外眼紅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。

兩人從天空戰至地面，又從地面戰至水中，由於南海龍王剛行雲佈雨完，體力稍嫌不足，漸有落敗之跡，適時水面恰有一商船經過，見一白一黑兩條巨龍纏鬥，商人見白龍落敗時動了惻隱之心，乃將手中佛珠丟向黑龍，誰知這佛珠竟力量驚人，黑龍負傷而逃，白龍向恩人一叩首後亦消失水面。

十數年後，北海龍王為報當年之仇，違反天規私自下凡尋仇，商人一家僅存一出外經商的長子。南海龍王恐北海龍王會對其子再下毒手，遂將愛女多夢公主下嫁於商人之子，以報當年之恩。

多夢公主與商人之子婚後夫妻異常恩愛，不久後產下一女，但多夢公主也因長期離水而居，再加上凡間俗氣過重無法承受，在女兒滿三歲時辭世而去，夫婿傷心過度也隨後而至，幼女則由忠心的家僕撫養長大。

及笄之後，求親者眾，因為體內有龍族血統，所以具有呼風喚雨之異能，又惟恐其能力遭他人利用，遂與以忠義為家的名劍世家之子成親。

由於是獨女之故，於是與夫家公婆商量，希望能讓香火有所延續，在公婆及丈夫的同意之下，就讓其所生之子嗣，生男丁則冠夫姓，生女則從娘家姓氏，但恐北海龍王為了一己之私而報仇，所以將其姓氏改為龍姓，其子孫世代將受南海龍王所庇佑，故龍氏一族在海上遂成一方霸主，而龍家世代則為女子掌家。

楔子

白色的沙灘盡處，有一座天然的海灣，形成半弦月般港口，剛好適合停放幾艘不算小的遊艇，這是龍門的私人產業，能停放的也只有龍門那三朵嬌艷奇花的愛艇。金色公主號是龍家大小姐龍青妮的愛船，船上的裝備全由電腦操控，本身具有防禦及攻擊力量，完全由龍青妮聲控，只接受她一人的命令，他人很難被它接受。金色公主號是金底藍字的船號，是集合眾位傑出的科學家，絞盡腦汁所創造出的奇蹟。主電腦名喚羅姍娜，具有女性化的情緒加感覺。

其功能可以截收世界各領袖的會議內容，可以侵入任何電腦竊取資料，甚至能透過衛星細數某人身上的毛細孔，套句龍家女人的說法，它是萬能的「電腦保母」。紅色火焰號是龍寶妮的家，她最愛一人駕駛遊艇瀏覽五湖四海的明媚風光，也是三姊妹之中最愛惹是生非的小火焰，由於衝動任性的下場，她的「腳」只好入灣休息停留，順便修理千瘡百孔的船身。

它沒有人性化的超級保母隨侍在側，但該有的防禦和精確的電腦一應俱全，足以應付單純的海上生活，橙色的底加上火焰的圖樣更突顯船主的個性。

銀色天使號是龍家么女龍貝妮的寶貝，船體是採太陽能動力，內有一具可比擬金色公主號的電腦——漢斯。它可以發出低沉磁性的安定嗓音，就像和夢中的白馬王子談情般。

龍貝妮是電腦神童，所以她設計的漢斯程式容易引起有心人的覬覦，為了避免某人一天到晚眯著邪眼打銀色天使號的主意，特別設了一層防護網。

而這個「有心人」兼「某人」就是她惟恐天下不亂的火爆二姊。

銀色天使號船身泛著銀色光彩，聖潔而略顯冷淡，高貴而透著漠然，就像它的主人，高貴聖潔宛如天使，冷漠的俯視人世間的凡塵俗事，除了自家姊妹之外，絲毫引不起她一絲波動。

第一章

「關於紐約分會的華人糾紛，大致上已處理完畢，湯姆克那隻老烏龜也被當地市警送進牢；長島分堂重新吸收了一批新血，相信不久即有新的生力軍加入；費城港口的貨流暢通，那些臭水溝下的老鼠也不敢再猖狂，還有……」

白虎在年度堂口大會上，侃侃而談的報告本年度美洲堂口所處理的事件。白虎是龍家公主座下四大堂主之一——也是白虎堂堂主。

報告結束後，白虎向座前兩個慵懶的小女人微微頷首，唇角含笑的將手中資料全交給那個任勞任怨的龍家電腦神童——龍貝妮，然後換下一個人報告所屬區域經年的瑣事。

這回輪到南歐地區的風護法向天。

「義大利的黑手黨最近似乎起了內訌，為了下任繼承人選在爭論，各自分成兩派爭鬥著。惟恐他們在華人地區挑釁突顯實力，所以請求允許加強防禦力量及武器。」

風、雨、雷、電是龍二小姐的四大護法，處理歐洲的幫務事宜，而這個區域也正是龍大小姐賦予她的重責大任。說難聽點是範圍太大，龍青妮懶得費心思去掌管，所以交給二妹去扛。

只見龍寶妮無趣的點點頭，繼續趴在會議桌上，玩弄著眼前的水晶玫瑰，心裏惱怒著時間的龜速，口中嘟囔著命苦，其實真正命苦的是那個十指不停的在電腦上敲打的十七歲少女。

「傳聞地中海及愛琴海一帶有海盜出入，影響我們海上船隻的作業，也引起附近商號的恐慌，請求指示。」負責海運方面的雨護法方羽蹙著眉頭，略顯煩惱的神情等待著龍寶妮的指示。

一聽到「海盜」兩字，兩個女人立刻一掃無聊不耐的表情，興奮得盤算如何「身先士卒」的去玩上一趟，只可惜她們的如意算盤被人無情的打散。

「大小姐，愛琴海和地中海一帶的海域妳不熟悉，身為龍門的第一繼承人，不宜涉險。」也是四大堂主的青龍雙手平放，恭敬的行六十度禮，面無表情的臉上寫著擔心和不可為。

「公主殿下，別老想著玩，好好的把分內的工作做好，不要東丟西扔，不是每個人都有本事扛的。」白虎在心裏歎了一口氣，認識龍青妮、龍寶妮姊妹也不是一年兩年，這一點小心思他還看不出來嗎？

這一家子女人，除了可憐的龍三小姐無人可推托，其他那兩位龍家小姐，能賴且賴、能拖且拖的心態，唉！真是教人悲哀。

「對嘛！大姊。能者多勞，這種小事小妹我代勞即可，妳就繼續待在陸地上數數螞蟻吧！而且這種劇烈的海上運動，實在不敢煩擾身為門主的大姊親自出馬，小妹出面擺平即可。」

龍寶妮小人得志的洋洋灑灑說了一堆調侃大姊龍青妮的話語，氣得她瞪大了雙眼，不服氣的拍拍桌子。

但在四大堂主威脅的目光下，龍青妮委屈的閉上嘴，誰教自己身分特殊呢！真恨不得生在平凡百姓家，也就不會有這麼多的牽絆和不可以。

正當龍寶妮得意的計劃如何鏟平這群海盜，或者說是如何玩弄這群自動送上門的獵物時——

「二小姐，海上風險大，請不要以身涉險，讓屬下們為妳的安危擔心，二小姐若有所損傷，屬下們就算死一千次也無法向龍家的歷代祖先交代。」

向天化憂心忡忡的勸慰著，希望主子能打消念頭，畢竟她惹禍的本事不小，搞不好海盜一事未平，她反倒先組織起一支超級強悍的海盜軍團。他無奈的歎口氣，這個自己從小看到大的小姐就是不懂「安分」兩字怎麼寫。

「妳沒船。」龍貝妮一針見血的道出龍寶妮目前的窘境，只是她依然淡然的盯著螢幕，負責的敲著鍵盤，若不是嘴角上揚的角度洩漏了她的笑意，外人還以為她是個木雕娃娃呢！

這句話引起相當兩極化的情緒反應，大部分人都知道紅色火焰號上週不小心觸到暗礁，現在正在灣內進行檢修，短時間不能出航，所以低頭悶笑，怕惹火素有火焰之稱的大美女。

另一方面熟知內情的人，則肆無忌憚的放聲大笑，一點面子也不留給龍寶妮。

因為龍寶妮前些日子在太平洋航行時，雞婆的想幫海防人員救助落難的客船，結果太過囂張忽視電腦的警告，自視過高，因此擺了個大烏龍。

原來她只顧發揮大無畏的救難精神，忘了看航海圖上標示的危險暗礁，一古腦的轉向，以至於船艙破了個大洞，結果救人的反倒被救，被眾人著實取笑了一番。紅色火焰號上的電腦不比羅姍娜及漢斯精良，雖然它可以正確的判斷潮流的走向，提醒主人注意，必要時還可以自動導向避開危險，完全不需要人力操縱。但這一點仍讓龍寶妮十分不服，可是誰教大姊本事好，專門認識一些奇奇怪怪的科學怪物。

在人力、物力、財力及腦力聚集下發揮的高科技產品，當然比她的紅色火焰號好，而小妹的電腦天分，一向被視為奇蹟中的奇蹟，難怪她有本事搞出另一個怪物出來。

龍寶妮懊惱的抱著頭，接受眾人的恥笑，誰教自己太自信了，一時大意失了準頭，連帶也少了一次刺激好玩的冒險之旅。

她突然靈光乍現的盯著小妹的後腦。

龍貝妮頭也不回的說：「休想打我的銀色天使號主意，銀色天使號是不外借的。」

龍貝妮在螢幕的倒影中瞧見二姊算計的眼光，只得趕快開口，打斷她的妄想。

其實借給她並不是件難事，只是二姊向來處事衝動，好奇心又重得足以顛覆一艘

船，為了保護心愛的漢斯，只好忍痛割捨姊妹之情。

若換成大姊她一定一口允諾，但二姊實在是一個恐怖的破壞狂，不會是個善待他人寶貝的好客人。

龍寶妮失望的嘟著嘴，小女兒嬌態顯露無遺，誰會相信她是擁有數十萬名手下的龍門副門主之一。

她不存希望的看著另一隻慵懶的小貓，誰知大姊不僅對她不理睬，還假裝很忙碌的翻動已建檔的資料，並故意在小妹身旁指導小妹按鍵的姿勢美不美，真是氣死人了。

「妳們這算什麼姊妹？借一下會死呀！」龍寶妮火爆的拉開椅子，氣呼呼的提出嚴重指責，怒罵兩個旁若無人的小人姊妹。

「就是不想借妳如何？有本事妳去偷呀！」龍青妮驕傲的撥撥。

因為她對羅姍娜太有自信了，除非有比天才更天才的高手更改羅姍娜的程式，否則誰也動不了羅姍娜。

「妳……妳……妳大小眼。」龍寶妮氣得都快講不出話來，只好用手指著龍青妮。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

這句話的含意是反過來講的，意思是說：我得不到的冒險之旅，妳也休想得到。海盜哪！多麼緊張刺激的事，怎能讓妳一人獨享？

「兩位姊姊，方羽大哥正等著妳們偉大的見解，請停止這幼稚的爭論。」龍貝妮冷靜的提醒這兩位無法無天的姊姊，這可是一年一度的堂口大會，不是自家的後花園，可浪費時間來閒聊鬥嘴。

眾人暗自取笑在心頭，有時候他們會有錯覺，龍貝妮比龍青妮更有大將之風，至少她不像上頭那兩個姊姊，一味的只想逃避該屬的責任。

認命的接下勞其筋骨，苦其心智，為人所不想為的爛差事，就像現在那兩個女人不當一回事的趴在那裏，她就得辛苦的把資料存檔，以便她們日後查閱之需。

其實龍青妮和龍寶妮的外表看起來像是溫馴的貓科動物，完全無害討喜，讓人放下戒心去接近她們。但實際上一旦發起飆來，一個像美洲草原狡詐的獵豹，一個像非洲荒野的狂放烈獅，逼得獵物無所遁形，只好束手就擒的任人宰割。

「歐洲海域的事找寶兒，那是她的管區。」龍青妮輕輕的一撥，責任的包袱就換人扛了，又沒有好處可得，那麼用心幹麼？又不是竹本口木子。

龍寶妮瞪了大姊一眼，接下她投過來的重責大任。

「這還不容易，加強和各國海防的連繫，一發現不對勁的船隻靠近，立刻發出緊急通知。船上安裝一些先進的電腦儀器，利用衛星連線來避開海上盜匪，再在船上安裝一些防禦性武器，以避免無法躲開的正面迎戰，最重要的一點，組成龐大的船隊再出港也好彼此有個照應，相信海盜也沒那麼大噸位，可以將整支船隊吞下。」

方羽得令後，就先行退下，然後是亞洲地區的煙、霞、雲、霧上前報告。

煙、霞、雲、霧原本是龍三小姐的貼身侍衛，只怪她們太能幹，所以被懶人女王相中，將她們提升為四大壇主，繼續輔佐龍貝妮管理這片「小」地方，而她也樂

得輕鬆。

由於四大堂主和四大護法太精明能幹了，所以把美洲和歐洲的事務處理得無懈可擊，因此造成這兩個懶女人無事一身輕，一個立誓要偷遍天下的奇珍異寶；一個發下宏願要遊遍大海的每一個角落。

當最後一位壇主結束了冗長的報告，那兩個女人已不支的趴在桌上夢周公去也。龍貝妮慵懶的伸直身子，抒解窩在電腦前面一天的疲累，至少今年的大難已過去了。

「這兩個女人真是可恥，坐在這裏一整天不做事也累成這樣，真是懶人國的表徵。」白虎俯視著兩個睡得不省人事的小女人，好笑的消遣一番，反正她們也聽不到。

在門主龍青妮尚未宣佈散會前，眾人只好呆坐在會議廳裏閒聊，交換彼此的近況及趣事，眼看著龍青妮離清醒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，龍貝妮只好作主宣佈散會了。

「白虎，你先抱大姊回房歇息。向天，二姊就麻煩你僱勞一下了。」

每次一散會的情形都大同小異，彷彿是場催眠大賽，比賽誰先入眠。

「開什麼玩笑？她的房間在十三樓，電梯又壞了，難不成要我扛一袋米爬十三層樓梯？」白虎搖搖頭拒絕，他又沒有被虐待狂。

「我來好了。」青龍自動的抱起大小姐，態度從容輕鬆的往樓梯間走去，向天尾隨於後。

「還是龍家的人最貼心。」龍貝妮感慨的說。

「是嗎？」白虎不予置評，反正青龍的祖先都是做這一行的，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不可廢——真是奴才命。

凌晨兩點，正在酣睡的龍貝妮警覺的發現門把輕微的轉動，她不動聲色的半眯著眼側躺，清楚的看見一個黑影迅速的閃了進來，又向外眯了一眼才悄悄的闔上門，蹑手蹑腳的靠近床沿，看來該來的總歸會來。

「二姊，這麼晚不睡覺，跑來我房間捉老鼠呀？」

龍貝妮乏力的聲音，在寂靜空曠的臥室裏，回聲顯得特別的響亮，嚇了龍寶妮一下，急急的捂住她的嘴。

「小聲點。」龍寶妮輕聲的耳語著。

「二姊，妳睡糊塗了，咱們房間的隔音設備一向良好，就算是妳請了一隊樂團來演奏，隔壁也毫無所察。」龍貝妮拿開二姊的手，道出她疏忽的事實。

龍寶妮一聽到小妹的提醒吐了一口氣，大方的往她的床墊一坐，也不怕弄出什麼雜音，不過要在羽毛被上發出太大的聲音，也是不可能。

「咱們是好姊妹吧！」龍寶妮諂媚的巴結。

「銀色天使號不外借。」龍貝妮直接的拒絕。

「我是妳二姊，又不是外人，借我用一下會死呀！」

「死並不可怕，就怕妳會把我的漢斯支解掉。」以龍寶妮的破壞能力，這不是不

可能。

「妳就這麼瞧不起二姊？」龍寶妮瞪著眼逼近。

龍貝妮不理睬的翻身，拉高被子把頭給蓋住，正所謂的眼不見為淨。

「貝兒，妳知道我的興趣就是航行，而紅色火焰還有一個月才能航行，妳就不能稍微的同情一下我這個可憐的海上生物，無法在陸地上行走。」龍寶妮採軟性攻勢，企圖軟化小妹的石心，只可惜的是石頭無心。

「妳不是美人魚。」龍貝妮一語道出龍寶妮是陸上生物。

「那轉個彎不借銀色天使號，妳幫我弄艘好船。」龍寶妮如意算盤打得很準，這才是她今天的目的，順便挫挫大姊的銳氣，免得大姊老是欺壓良善——譬如她。

「大姊的金色公主號停泊在海灣裏，日夜有專人看守，妳少打她超級奶媽的主意。」龍貝妮掀開羽毛被，墊直枕頭，她知道二姊遺傳了龍家特殊基因之一——纏。

龍寶妮的詭計一下子就被聰明的小妹識破。唉！這個妹妹真難搞定，如果父母能多遺傳大姊的狡猾奸詐給她，今天就不會被小妹吃得死死的。

「這一陣子大姊不用船，擱在那兒不帶羅姍娜出去溜達溜達，實在是很對不起精心製造羅姍娜的偉大科學家們，所以我好心的幫大姊照顧照顧，免得羅姍娜停放太久會生鏽，到時候就太糟蹋這一艘上好的遊艇。」

「不幫。」龍貝妮再一次拒絕二姊的遊說，要是被大姊知道她是幫兇，不知又要想出什麼鬼點子陷害她，想想都教人心寒，大姊才是最恐怖的笑面虎。

「喂！我好話說盡妳還是不幫忙？」

龍貝妮沉著臉不開口。

龍寶妮奸詐的威脅說：「嘿嘿！如果在銀色天使號下方裝幾顆定時炸彈，不知道妳喜不喜歡二姊的禮物？」

「妳敢？！」龍貝妮瞪大眼怒視著這小鼻子、小眼睛的小人二姊。

「試試嘍，反正大姊不是已經撂下話來，只要有本事儘管去偷。」

龍寶妮使盡全力的煽動小妹，如果沒有她的協助，只怕連船艙都進不了，更別提駛出港灣了。

「可是羅姍娜的電腦系統太複雜了，一時半刻恐怕無法解開全部的密碼。」

羅姍娜的程式太複雜，比漢斯更難解，再加上羅姍娜是集眾人的腦力精華，就算有電腦神童之稱的她也無法完全的掌控羅姍娜，除非是正主兒出面。

「拜託，又不是要妳破解羅姍娜的電腦系統，幹麼？難不成還要偷聽各國領袖的機密對話呀！」龍寶妮不屑的取笑小妹的複雜心態。「只要她能帶我出航即可，誰在乎其他的一切？」

龍貝妮無奈的搖頭，二姊還真是不貪心，駕駛一艘造價數十億美金的遊艇，居然只當它是一般的交通工具。

要是有人知道金色公主號上的電腦設施，竟進步到如此可怕的高精密度，只怕會引起各路人馬的搶奪，甚至會爆發國與國之間的爭鬥呢！

「大姊要是知道我們動了她的金色公主號，恐怕咱們的皮都要繃緊一點了。」龍

貝妮心悸的抖了一下。

「別怕，天塌下來由我來頂好了。」龍寶妮拍拍胸膛，豪氣干雲的保證著。有了二姊的保證之後，龍貝妮反而更擔心，因為二姊的人格信用額度是零，比三歲小孩的童言童語更不可信，唉！踏上賊船想下船可難了，不過羅姍娜值得她用心挑戰。

龍青妮又鎖定了英國某貴族的私人收藏品，所以一早就吩咐手下把完整的資料匯集起來，等她飛過去再交給她，反正閒著也是閒著。

「嘖嘖嘖！寶兒，妳今兒個可起得真早呀！難道今天的天氣又要改變了？」

「大姊，妳也不錯嘛！小心大太陽底下起狂風暴風，把妳捲上天當仙女了。」譏諷誰不會，更何況在水深火熱的龍家，早就訓練出一身的鋼皮鐵骨了，儘管放招吧！

「不會又想打金色公主號的主意吧？」大家心知肚明，乾脆挑明了說，拐彎抹角多辛苦呀！

「是誰說只要有本事儘管去偷的？」龍寶妮也不客氣的明示，她本來就打定了非到手不可的決定，先表明態度免得被秋後算帳。

「憑妳？」龍青妮是投下十分不信任的票，若是論拳腳功夫她不敢說，但是說到用腦就……

「狗眼看人低這句話妳聽過吧？雖然烏鴉成不了鳳凰，但鳳凰被滅種了，而烏鴉還大方的存活著。」

嘎？！這是什麼意思？鳳凰和烏鴉跟她們講的事有關連嗎？什麼跟什麼，亂扯一通。

「妳該不會說妳是一隻烏鴉吧？」服侍的下人滿頭霧水的冒出這麼一句。

噗！龍青妮和龍寶妮同時嚥出口中的牛奶和咖啡。

龍青妮仔細一想，他的話倒挺有道理的，烏鴉寶兒，寶兒是烏鴉，愈想愈覺得好笑，不自覺地大笑出來，「哈哈！果然是平凡的笨蛋活得久，妳真的有一套，自詡是烏鴉的天下大概只有妳一人。」

龍寶妮先是瞪了那下人一眼，見他慚愧的為自己失言自責，才滿意的將視線移到笑得像八婆的大姊身上。

「烏鴉有什麼不好？我會把霉運免費奉送。」說著她假意靠近，右手捉把空氣往龍青妮身上扔。

龍青妮也攤開雙手接。「最近我太幸運了，需要一點霉氣來去去運，免得好玩的遊戲落不到我身上。」

聽聽這是什麼話？平常人是盡量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，而她們龍家的女孩剛好相反，便宜讓你撿，好康的讓你玩，真難為她們手底下那群打不死的蟑螂手下，就是這樣被她們訓練成超人。

「說真的，妳就不能安分的在陸地上待個幾個月嗎？搞不好妳連超市和銀行都會

弄錯。」龍青妮好心的建議，其實是自私的想把自己那少得可憐的責任扔給她去扛。

「別七爺笑八爺了，妳不也差不多？放著正業不做，專挑見不得光的副業。」想拐我？還早得很呢！

「啊！光跟妳聊天，時間快來不及了，我要去趕飛機了。」龍青妮急忙的放下杯子，匆匆的離去。

正當龍寶妮鬆了一口氣時，龍青妮又去而復返的丟下一句話，「有本事自己去偷，別老是仰賴貝兒的技術。」然後又像一陣風似的消失。

龍寶妮呆愣了一會，接著微笑的接受大姊的好意，她的意思是只要貝兒解開密碼，金色公主號就可以暫借她一用，而且任憑她糟蹋，既然如此，她也不用客氣了。

龍青妮一離開，龍寶妮就迫不及待的去找龍貝妮來幫忙，只見龍貝妮安穩的坐在電腦前面，玩著新出版的電腦遊戲，一點也不在乎外面的世界是洪水爆發還是下冰雹。

「大姊走了，該去幫我忙了吧。」龍寶妮興高采烈的催促龍貝妮。

「現在？」龍貝妮一心盯著螢光幕，懷疑的問著，兩手不停的在鍵盤和滑鼠上移動。

「當然嘍！想想可愛的大海正在呼喚我。」龍寶妮眼中閃著迷戀的亮光，陷入自我陶醉的幻夢裏。

「噫！」龍貝妮只是做了個鬼臉，屁股硬是黏在椅子上不肯移開，她又不急。

「喂！別太過分了，妳答應要幫我的。」龍寶妮怕小妹反悔，再一次的提醒她。

「嗯！等我這一局打完就行了。」龍貝妮的身子跟著螢幕上的影子移動，眼中閃著專注的目光。

龍寶妮太明白小妹的實力，等小妹這一局打完天也黑了，還有什麼搞頭？所以她壞心的用腳一勾一拉，電腦螢幕立刻漆黑一片，回復原來的平靜。

龍貝妮正努力往前過關，等到畫面消失時，她知道除了二姊作怪以外，別無他人，果然二姊正拿著插頭把玩著，一副「妳走不走」的蠻橫霸道樣。

她真覺得自己很可憐，別人身為么女是受盡寵愛，而她就像是受盡後母凌虐的灰姑娘，不但要幫她們處理幫裏的事務，有事還得隨傳隨到不得有異議，為人做牛做馬還得反過來對她們說謝謝，真是天理何在，老天無眼呀！她只是一個十七歲少女而已。

龍寶妮敲了龍貝妮的頭頂一下，用力拉著她的後領，半推半拉的把她拉上吉普車，直往海灣的方向急馳而去，一路上還快樂的哼著歌。

白色的沙灘上泛著太陽的反光，特別的明艷動人，海浪一波波的拍打沙灘，帶來一個個五彩繽紛的貝殼，海風溫柔的吹拂著海平面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大海的味道。

海鷗在天空中盤旋，準備選好時機一衝而下的覓食，偶爾有幾隻蒼鷹在海灣內巡行，牠們正是龍寶妮的寵物，每次出航的時候，她都會帶一隻黑色的蒼鷹相伴。車子在海灘上停住，龍貝妮不情願的跟著下車，迎面而來是一片無涯的海平面，心情也為之放鬆，難怪二姊那麼嚮往海上的生活，真像一個水手。

金色公主號停放在銀色天使號旁，工作人員正努力在修補海灣另一頭的紅色火焰號，龍寶妮先過去和她的寶貝船打聲招呼，不捨的撫摸了兩下，立刻掉頭向另一邊走去，無情的遺棄受創的紅色火焰號。

憂患樓的安全主管一看見兩位小姐走了過來，以為她們的目標應該是銀色天使號，誰知她們竟然越過銀色天使號，直往門主的金色公主號走。

「二小姐，三小姐，未經大小姐許可，任何人都不可私自登上金色公主號。」只見龍寶妮眼一瞥，動作快得令人意想不到，一把亮晃晃的利刃已經架在那人的脖子上，然後她又不當一回事的把刀收起來，好像玩了一場遊戲，前後不到三秒鐘。

「如果我真的硬上，你們這群安全人員有本事攔得住我嗎？」龍寶妮斜睨著面不改色的安全人員們。「退下。」

安全人員在那個手勢之下退向一旁，因為他們的實力遠不及龍家的寶貝姊妹們。更別提她們的身分是何等尊貴，稍一有所閃失，只怕有十個腦袋也不夠砍，再加上金色公主號上的防禦能力一流，還不至於有事。

而且先前大小姐有令，只要二小姐有本事解開金色公主號的密碼，就讓她出航去，還吩咐屬下將船艙裏的糧食和清水準備好，言下之意已十分明瞭。

「二姊，妳真適合當海盜，一副掠奪者的姿態。」龍貝妮看著安全人員自動的退守一旁，心中也有底兒了，若不是大姊的囑咐，只怕他們沒那麼容易放行。

「少囉唆，羅姍娜把繩梯丟下來，我要上去。」龍寶妮霸道的命令著金色公主號的主電腦。

羅姍娜不理會龍寶妮的叫囂，只是用著溫婉沉靜的合成噪音要求登船許可密碼。龍貝妮在一旁暗笑二姊被一具電腦欺負而無力反擊的糗狀，內心在數秒，看二姊幾時拜託她……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……

就在龍貝妮數到七時，龍寶妮開口了，「貝兒，妳來跟她溝通溝通一下，妳們都是同一類的怪胎。」

拜託人的口氣也這麼惡劣，真是家門不幸。龍貝妮拿出隨身攜帶的超薄電腦，依照大姊怪異的思考方式來重組各種可能的密碼，只是一直找不到，急得龍寶妮破口大罵。

「該死的龍青妮，設什麼怪密碼嘛，難不成我還得恭敬的說聲公主請上船嗎？」誰知就這麼誤打誤撞的解了第一個關卡，兩人也順利的登上金色公主號的甲板。

「歡迎光臨金色公主號，羅姍娜在此問候兩位小姐日安，不知光臨本船有何指教？」

「天呀，只是一具電腦而已，居然比真人還有禮貌，看來我真的白混了這些年。」龍寶妮不禁驚呼。

「嚴重侮辱本電腦，警告龍寶妮向本電腦道歉，否則後果自行負責。」羅姍娜用生氣的語調警告著。

龍寶妮不敢相信一台電腦居然敢威脅她道歉，真是和主人一個德行；可是不道歉，依照她對羅姍娜的瞭解，絕對和她那個不長進的大姊一樣無情，她也只好委屈的對一台電腦道歉了事，連她大姊都不一定辦得到。

「語氣不甚誠懇，根據掃瞄結果妳正處於盛怒之中，不過基於我的寬宏大量，便原諒妳的無知任性。」

龍貝妮已經快憋不住的想大笑出來，她勉強的拉住二姊想拆了羅姍娜的衝動身軀，心想羅姍娜說話的調調跟大姊簡直是如出一轍，這設計羅姍娜電腦程式的工程師，一定和大姊十分的熟稔，才能創造出另一個令人咬牙的龍青妮。

「再一次請教，為何登上本船？」羅姍娜恢復溫柔的聲音發問。

「當然是想偷妳了。」龍寶妮不假思索的回答，忘了羅姍娜和一般電腦不同。船上立刻響起刺耳的尖叫聲，好像有人被強姦的淒慘哀嚎。龍寶妮和龍貝妮苦笑著，然後是——

「二級警戒，外敵入侵，二級警戒，外敵入侵，警告警告，速離本船，速離本船。」

「羅姍娜，我是開玩笑的，請妳別介意。」龍寶妮一方面轉移羅姍娜的注意力，一方面盯著龍貝妮要她趕快搞定羅姍娜。

「開玩笑？」羅姍娜的電腦語音出現一絲遲疑。

「難道我大姊從不跟妳開玩笑？」龍寶妮一副快被打敗的模樣。

羅姍娜搜尋記憶庫，快速的過濾和主、在一起的畫面，公主的確是常和她開玩笑，但龍寶妮並不是公主呀！就在那千分之一秒中，羅姍娜察覺有人侵入她的系統，企圖控制她的主機體，她極力反制。

龍貝妮努力的在鍵盤上敲動，神情專注而嚴肅的注視每一個畫面，終於找到了一個空檔，打了幾個勉強被接受的指令，她才停下手指的動作。

「怎麼樣？可以了吧！」龍寶妮看小妹如釋重負的停下動作，趕緊問她結果如何？

「羅姍娜基本上同意妳成為她暫時的主人，不過妳若要動用她電腦裏的資訊，必須先向她報備一下，由她決定是否該由妳啟用，至於安全問題將由她負責。」

「真的？！反正我也不太需要電腦，只要有艘高性能、高科技的保母在，我什麼也不用愁。」龍寶妮高興她的海上之行有代步的腳嘍！

龍寶妮和龍貝妮來到駕駛艙，東看看西摸摸的，儀表板上一大堆看不懂的符號和儀器，這要教她如何駕駛？

「羅姍娜，這些符號和儀器對我而言十分陌生，妳可以解說一下嗎？」

「這些都是航行的必備儀器，有些是另有用途，左上角的紅色按鈕可以直接和陸上通話，只要妳將號碼告訴我再按下，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直接對談。左下角的橙色拉桿是當妳想沉下海底遊覽時，只要用力向右扳，本船立刻成為一艘潛水艇，任憑妳想潛入多深的海溝都可以。」

「如果我想自行操控航行呢？」龍寶妮提出疑問，雖然她樂得有人分憂，可是總

得防個萬一，電腦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，要是出個小紕漏就慘了。

「窗戶旁邊有一個類似電話按鍵的裝置，只要妳按下南十字星的南北緯位置，就會從上頭降下一個人為操縱的儀表板和控制舵，讓妳可以享受自行航行的樂趣。」羅姍娜好心的告訴龍寶妮。

「哇！沒想到大姊的金色公主號這麼好玩，貝兒，妳的漢斯有沒有這麼多功能？」龍貝妮不予置評的聳聳肩，她可不想得罪這艘船的靈魂人物——羅姍娜。不過不可否認的，羅姍娜的確比漢斯先進多了，至少銀色天使號無法改變船體潛入深海之中，再加上這船上還有各色奇怪的按鈕拉桿，誰曉得羅姍娜還隱藏了多少實力在其中，也只有腦細胞單純的二姊會把羅姍娜當成一艘好玩的船。

「貯藏室裏已堆滿了食物和清水，不知妳何時出港？」羅姍娜詢問著龍寶妮。

「什麼？船上已準備了各式的食物和水？看來大姊真的放心把金色公主號交給妳。」龍貝妮有點心疼的看看這裏面的擺設，不知下回還能不能看見？

「什麼話，交給我還有什麼不放心，我會幫她好好疼惜羅姍娜的，對吧！羅姍娜寶貝。」龍寶妮大言不慚的說著。

「公主剛下了命令，希望我能好好的照顧妳，並且約束妳在外的一切所言所行，免得妳又衝動行事。」羅姍娜老實回答。

龍貝妮大聲的抱著肚子狂笑，一個大人還要一具電腦照顧她，真是太好笑了，羅姍娜真不愧是超級保母。

「嘎？！我大姊幾時下的命令，我怎麼一點感覺也沒有？」龍寶妮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公主她直接用電腦和我交談，所以妳聽不到。」

哇！原來如此，看來該下一番工夫學電腦了。龍寶妮在心中思忖。

「二姊，我要下船了，先祝妳一帆風順，玩得開心點。」龍貝妮心想也沒她的事，該閃人了，免得又被捉去勞動服務。

「謝了。」龍寶妮簡直是太開心了。

龍貝妮下船後，龍寶妮在甲板吩咐羅姍娜駛向外海，航海路線由愛琴海航向地中海，順道到法國去找個樂子玩玩。

她仰天吹了一個很響的口哨，一隻黑色的巨鷹在天上飛翔，慢慢的降落在她毫無遮蓋物的玉臂上，尖利的雙爪居然不傷她分毫，這也算是一種奇異吧！

「我的黑鷹小乖乖，我們要去地中海玩耶！你高不高興？」

黑鷹似乎聽得懂人話，在她的髮鬢上摩挲以示回答。

就這樣，一人一鷹和一艘極具人性的超級保母一起航行，而遠方也響起了一聲回響。

半個月前在開羅外海

一艘黑色的船快速在地中海航行，強硬冷冽的風暴籠罩在船身四周，正向著亞力山卓的港口前進。紅色的旗幟在海風的吹拂下輕揚，一隻鷹傲視群雄的睥睨全

船，那正是黑鷹席斯·亞特沙·阿姆二世的標誌。

一個高大偉岸的黑髮男子和部屬正在船尾處交談，豪爽的笑聲震動了棲息的候鳥，一個昂首又繼續了牠漫長的旅程。

「前方有船經過。」響亮的聲音從上面船桅傳至甲板，引起一陣騷動。

一個金髮的男子拿起單眼的望遠鏡，仔細的調整倍數，一艘美輪美奐的豪華巨輪就呈現眼前。他將手中的望遠鏡交給身旁的男子，靜候男子的決策。

「拿下它。」男子冷冷的下著命令並戴上黑色面具。

船上響起歡呼聲，將船駛近。不一會兒工夫，毫無武裝的豪華巨輪就落入一群海盜之手，上頭包括無數的金銀珠寶、絲綢錦緞外加一群蒙著面紗緊裹著長袍的曼麗女子。

「放開我！」一聲嬌艷的斥責。

黑鷹的視線往女子的聲音掠去，一雙碧藍深邃的瞳孔正散發著帶有怒意的驕傲，引發他的征服慾。他邁開大步俯視著眼前的女子，雖然她全身被華麗的衣飾遮蓋，但若隱若現的胴體更引人遐思，他一把扯下她的面紗，面紗下的容貌更是驚人的美麗。

「啊！你這個野蠻人，你知道我的身分嗎，膽敢對我如此放肆？！」女子用著一貫的口吻怒視眼前高大的身影，不畏懼的直接面對。

「美麗的狄卡兒公主，蘇丹王的第三愛女，黑鷹在此有禮了。」黑鷹輕蔑的行了­一個紳士禮。

「你……你知道我的身分？」狄卡兒有一點明白了，黑鷹是地中海一帶最強悍的海盜，從來不失手，而且落入他的手中後果不堪設想。

「不只如此，我還得知妳帶了一批嫁妝，準備下嫁給土耳其王的第二王子呢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還敢強奪這艘船，不怕我父王及夫婿的報復，小心將你製成標本。」狄卡兒挑釁的說。

狄卡兒的母親是蘇丹王最寵愛的四王妃，自幼她在宮廷中最受父王母后的寵愛，所以養成她驕縱任性的個性和為所欲為的刁蠻。

「有爪子的貓，我喜歡。」黑鷹眼中閃著興趣，他想把她的爪子磨平。

「我不喜歡，本公主命令你釋放船上所有的人和貨物，並護送我安全的到土耳其，本公主會請父王及夫婿賞賜你金銀財寶作為答謝。」狄卡兒異想天開的和海盜談判，高傲的將黑鷹當成她在蘇丹的愛慕者之一。

「我要妳。」黑鷹毫不遲疑的說出他的需要。

狄卡兒被他的話語嚇退了一步，強忍著心中的恐懼，用著看汙穢髒物的眼神盯著看不見臉孔的人。

「你……你不配。」

「是嗎？」黑鷹的唇角現出一絲詭異的笑容，霸道的氣勢直衝而來，一個反手，狄卡兒的前胸立刻春光大洩，豐盈的乳白肌膚，鮮艷欲滴的粉紅蓓蕾在眾人的眼前裸露著。

狄卡兒羞怯得用雙手環抱住身子，眼中滾著盈盈的淚珠，她從來沒有受到這麼大

的羞辱，一時之間也慌了手腳，但仍強硬的說：「就算你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，休想我會心甘情願的委身於你。」

「哈哈！」黑鷹放聲大笑。「我要妳的心何用？我只要一個暖被的女人而已，至於妳是不是心甘情願的為我敞開雙腿，試試不就知道了。」

「卑鄙，無恥，你下……唔……」

黑鷹一手攬著狄卡兒的腰，唇蠻橫的吸吮她緊閉的雙唇，他用力的撕扯她的衣服，拉扯她的秀髮，痛得她輕呼一聲，黑鷹立刻將舌頭探入，與她的舌交纏纏繞，另一手則握住她的豐乳，技巧的揉捏挑逗，直到她發出滿足的嬌吟聲。

「把她帶到我的艙房，其他的女人隨你們享用。」

黑鷹推開懷中的女人，不帶任何暖意的去處理善後。

離開黑鷹的懷抱，狄卡兒打了個冷顫，她由不自覺的慾火中覺醒，才發現身上的衣服早已經被他脫得一件不剩，光裸著身子在眾海盜面前被他吻得忘我，她淚水直流的把破碎的衣服拾起，勉強的遮住一小處肌膚。

「別遮了，在船長的艙房裏不需要衣料蔽體的，只要妳能討他歡心，就不怕會淪為其他女人的下場，成為大家的妓女。」黑鷹的貼身小廝門沙捉著她的手臂，邊走邊拉的警告她要懂得知足。

他一把將她推進船長的艙房，從外面上了一道鎖，離去之前還朝她曖昧的說了一句話，「放心，保證妳會愛死那滋味的。」

狄卡兒絕望的坐在地上，淚水沾濕了僅剩的布料，她的心還在為那一吻顫抖著，她害怕，真的很害怕，害怕會把一顆芳心遺落在一個海盜，一個沒有心的男人身上。

第二章

在愛琴海群島中優游了好一段時間，別說是一個海盜了，連隻像樣的小貓也沒有，惹得龍寶妮小姐好生懊惱，幸好還有黑鷹小乖乖陪她解解悶。

龍寶妮上岸到充滿陽光氣息的雅典，可是除了人潮和一些古代遺跡之外，幾乎和一般觀光地點差不多，只好意興闌珊的回到船上，繼續她海上的探險之旅。

躺在甲板上，空氣中瀰漫著炙熱的味道，龍寶妮擦著龍婉兒特製的防曬蜜乳。

龍婉兒是大姊從廚娘身旁挖來的至寶，她一眼就瞧上廚娘的女兒有獨特天賦。果不其然，龍婉兒對用藥理調養皮膚有一套，不斷的創造出奇蹟。

龍氏企業的保養品部門一再遊說大姊，讓龍婉兒加入公司一展長才，只是大姊自私的將龍婉兒留住，只為龍家的女人服務。

記得那時大姊還理直氣壯的說：「難道妳想和全世界的女人共同使用一種味道的調理肌膚聖品？那多平凡啊。」

龍婉兒擁有生、物、化三個學位，本身更擁有出神入化的花藥常識，大姊特別為她造了一幢植滿奇花異草的植物館兼生物室，讓她能安心的發明。

像身上擦的防曬蜜乳，是從一百種奇花中提煉出來的精華，不僅不怕日曬風吹，還會愈曬愈白皙，最得龍家姊妹的寵愛，她們還為它取了個「百花雪」的名稱，意思是像百朵鮮花一樣美麗，膚白似雪。

「羅姍娜，這附近海域有沒有海盜出沒？」

「前陣子蘇丹國王的愛女狄卡兒公主被海盜黑鷹給擄了去，原本她是要下嫁土耳其王的二王子的。」羅姍娜由衛星截收到這項電傳，到目前為止，外界的媒體還不知道這件事。

「唉！她可真幸運，為什麼我就碰不著呢？對了，把黑鷹的資料描述一下吧。」龍寶妮失望的說，她聊勝於無的要求羅姍娜把黑鷹的背景念上一段，好打發一些時間。

其實並非龍寶妮碰不上海盜，而是羅姍娜奉龍青妮的命令，刻意遠離危險區域，盡量避開海盜出入的海域，只要掃瞄到有海盜船蹤跡，立刻改變航道和海盜船錯開。

「黑鷹，本名席斯·亞特沙·阿姆二世。土耳其王第三王子，七年前正式投身海盜行列，是海盜界首屈一指的佼佼者，從不失手，為人冷酷無情，專搶來往土耳其方面的商船。但是和一般海盜不同的是，除非必要他絕不殺人，女人多如過江之鯽，但從不留心。」

對於這些風花雪月她可沒興趣，至於冷酷無情她從小處的環境不就是了。她比較有興趣的是一個王子為何淪為海盜，為什麼搶他二哥的未婚妻，還有他和土耳其王室有什麼恩怨情仇？

「為什麼他要當海盜？為什麼要搶兄弟的老婆？父子又為什麼不和？」龍寶妮一古腦的提出疑問，希望羅姍娜為她解憂除惑，反正閒著也是閒著，不如聽點八卦消息。

「黑鷹的母親是希臘船王的女兒，嫁了土耳其王歐里·阿姆一世為二妃，但後來國王貪戀四妃美色，逼死了他的親生母親，以致父子不和，他一怒之下隨商船外出，並秘密招募人手組成一海盜船，專門打擊土耳其。」

「他之所以搶奪兄弟之妻，是因為他二皇兄趁他出外航行期間強佔了他未婚妻，並封為二王妃，所以他以牙還牙的搶了他二皇兄的未婚妻，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王子和二王子在爭王位，而大王子與黑鷹一向親近，為斷絕蘇丹的援助，才劫走公主。」

「天呀！真是無聊，又是權力鬥爭，這種三流小說裏的故事居然還在上演，都幾世紀了還這麼迂腐不堪。」龍寶妮挑挑指甲想，羅姍娜還真不是蓋的，連這種糞坑裏的石頭她也挖得出來，不愧是三姑六婆的好鄰居，除了她有時滿不通情理，大致上還算是良伴——可以利用的。

黑鷹小乖乖飛累了，就停在船桅上休息，反倒是龍寶妮休息久了，覺得有點腰酸背疼的，以往她的紅色火焰號還得自己掌舵，不至於太空閒。

可是換了金色公主號之後，她才知道當廢人也不容易，難怪大姊一年出航不到三趟，每次絕不超過半個月，原來頹廢也是要有本錢的。

雖然船上有健身房及蒸氣室，可是比不上在大海中遨遊暢快，尤其是裸身在遼闊的大海，那種與大海結成一體的感覺，就像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。

「羅姍娜，附近海面上有其他船隻航行嗎？」

羅姍娜掃瞄了一下附近海域，除了距離甚遠處有一艘黑色的大帆船之外，別無其他船隻在附近作業。

她仔細計算船體的距離及吃水量，判定那艘船的速度追不上金色公主號，所以主動排除，「沒有。」

龍寶妮脫掉身上的遮蔽物，光裸的肌膚如初生的嬰兒般清嫩，她一個漂亮迴旋轉身下水，濺起些許的浪花，簡直可在奧運花式跳水中得個滿分。

冰冷的海水沖去一些悶暑，龍寶妮像隻美人魚般在大海翻泳，玩得不亦樂乎，不知從何處冒出兩頭虎頭鯊，竟也被她的魅力吸引而來，快樂的和龍寶妮像老朋友般嬉玩著，一點也不見兇狠的利牙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她忽然有種被偷窺的感覺，大海似乎也在傳達著某種聲音，催促她早點上船去，別在海裏逗留太久，以免危險。

海是龍家女兒的另一個母親，從小龍家女兒就受到大海的寵愛，彷彿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大海中守護著她們，所以龍家的人都很放心讓她們獨自上船出航，不怕她們在大海中遭遇危險。

有一次龍寶妮在大海中碰到巨大的暴風雨，比紅色火焰號更大的商船在瞬間就被大海吞噬。

可是紅色火焰號不只是安然無恙，一路上還有圈藍色的光芒包圍，保護她不受風暴的侵襲，直到她平安的渡過暴風雨才消失。

像最近一次，紅色火焰號不幸撞上暗礁，船身破個大洞，整個船身都該浸泡在海水中直至沉沒。可是令人稱奇的是，海水反倒形成一個防護罩般滴水不進，從船艙裏伸一隻手出去，還可以捉條魚進來烤，不怕海水灌入。

幸好是自己人先發現紅色火焰號，要是外人看見了這情形，難免又是一番新聞炒作，搞不好還會被列為研究對象，放在顯微鏡下觀察。

龍寶妮的第六感一向很準，她討厭被人當成動物園的猩猩猴子一般觀賞，於是她游回船邊，攀上繩梯，美麗的曲線完全暴露在陽光下。

她似乎聽得見大海的另一邊有輕微的喘息聲，很輕很輕的被海風吹了過來，她相信是大海在告訴她一個訊息——有人在偷窺她的裸身。

一踏上甲板，那種感覺更加深刻，好像有兩道熾熱的視線在身後燃燒，催促著她轉頭。當然也不好意思掃了人家的興致，一樣轉身，露出令人讚歎的火樣裸體。更大的熾熱火焰將她包圍，風中傳來更大聲的粗糙喘息。龍寶妮在內心冷笑著，「火焰」這個外號可不是隨便可以冠上的，就憑你小小的火苗也配與烈焰爭輝。她伸出右手，握緊拳頭，很生氣的將中指往上一比，接著她似乎聽見偷窺著驚訝的語聲，露出滿意的笑容，她把一桶乾淨的清水由頭倒下去，洗去一身鹽味，然後瀟灑的走下梯子到娛樂室去看場電影。

黑鷹自若的倚靠在甲板上的桅杆旁，身旁有個不著寸縷的美麗女子，正用深情的綠瞳注視著他，她雙手環抱著黑鷹的腰，企圖用胸前的柔軟挑起他的慾望之火。

她就是狄卡兒公主，自從半個月之前的那個夜晚被黑鷹強行佔有了處子之身後，她就迷戀上黑鷹的身體，更著迷於他不苟言笑的俊美容貌。

雖然他從不說甜蜜的愛語，但她有自信可以擄獲他那顆不安定的心。這是她的悲哀之處，自視過高，認不清自己的身分是女奴，一個供洩慾的妓女。

那夜除了一開始那撕裂般的疼痛，她完全沉淪在他高超的性愛技巧之下，拋卻她一向自以為尊貴的驕傲，一次又一次的乞求他，那是她第一次體會到身為女人的喜悅，直到第一道曙光升起，兩人才疲累的睡去。

往後的日子，他夜夜需索著她美麗的胴體，彷彿要將她揉入骨血之中，狄卡兒誤以為這就是黑鷹愛她的表現，欣喜的為他展開溫暖的甜汁，殊不知這只是男人單純的發洩，尤其是在寂寞無伴的海上旅程。

她回想昨晚，不，應該是清晨時分，黑鷹的熱吻吵醒了她，不顧一切的佔有她，那份灼熱感還隱隱未褪，她由一位不解世事的純真少女蛻變成一位淫蕩的女人。黑鷹的艙房從不放女人的衣服，他認為一個女人的價值就是脫光衣服躺在床上等著他臨幸，所以狄卡兒只能裸身赤體的走到心上人的身旁。

黑鷹不耐煩的撥開身上的八爪章魚，再兩天就可以回到陸地上了，到時候就不需要她的服侍。

不過這些日子倒是解了不少悶，尤其是那股騷勁，在床上更是火熱得緊，一點也不像生手，真是天生的淫婦。哼！女人，真是賤得可以。

「黑鷹！我們回房去好不好？」狄卡兒用著充滿慾望的眼神、渴求的嬌吟聲音，要求黑鷹回房纏綿一番。

「昨晚我沒餵飽妳嗎？別像隻貪吃的小貓般惹人嫌。」黑鷹遠望著海面輕蔑的說著。

「你怎麼這麼說？等將來咱們結了婚……」狄卡兒美麗的碧瞳裏閃著夢幻般的甜蜜，她彷彿看見自己已身著雪白的婚紗，和深愛的人締結良緣。

「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黑鷹發出大笑聲。「妳倒挺會作夢的，我有說過要娶妳為妻嗎？別太抬高自己的身價，我黑鷹還不想被女人綁死。」

「我已經是你的人了，堂堂蘇丹國王的愛女足以匹配你一個小小的海盜，別太不知足。」狄卡兒以為黑鷹只是在和她鬧著玩，一時之間公主的任性又浮上來。

「如果說每個我睡過的女人，都要求我娶她們的話，恐怕連妳父王的後宮也裝不下。」

狄卡兒氣紅著臉說：「我是狄卡兒公主，那些女人憑什麼跟我比？反正你非娶我不可，不然我父王絕不會放過你的。」

「公主又如何？脫光了衣服，公主和妓女又有什麼不同？同樣是張開腿供人發洩，不同的是妓女有收費，而妳這個公主比妓女還不如，一頭免費的乳牛。」黑鷹臉上寫滿了鄙夷。

啪！一個巴掌落在黑鷹臉上，狄卡兒無法忍受他的嘲弄，更不容許他如此的貶低自己。她是一位公主，高貴的公主，再加上黑鷹的無意約束，無形中讓她忘了自己是階下囚，衝動的甩了黑鷹一巴掌。

「西摩，你不是很想要這個女人嗎？這兩天都屬於你，等靠岸之後就把她帶到桑其巴魯的奴隸市場。」

黑鷹大方的將狄卡兒賞給西摩。

狄卡兒錯估了黑鷹的怒氣，這一刻他身上所散發出的陰鷲讓她打了個寒顫，眼看西摩涎著臉的靠近，她不得不放下身段，委屈的向黑鷹求情，「黑鷹，別把我讓給別的男人，我不是有心要打你的，我求你讓我繼續跟在你身邊，我什麼都可以不要。」

「西摩，帶走。」黑鷹面無表情的下著命令。

「不，黑鷹，我愛你！你不能這樣對待我，我真的好愛你！」狄卡兒在西摩的懷中掙扎著。

「愛？我的字典裏沒有這個字，只有笨蛋和傻瓜才相信愛情這玩意兒。」

「難道你從沒愛過我，即使一絲絲？」狄卡兒帶著最後一絲希望問他。

「沒有。」黑鷹直截了當的說。

他無情的拒絕她最後一絲希望，一個高高在上的天之驕女，居然會傻得把心交給一個無惡不做的海盜，她不甘心、她好恨，為什麼他不愛她？為什麼不愛？

「黑鷹，我詛咒你，有一天你一定會被愛迷惑得無法自拔，到時候你就等著自嘗惡果吧！最好愛上一個永遠無法令你掌握的女人，一生活在追逐之中。」

「是嗎？只可惜這個女人不存在這世界。」黑鷹不理會她的咒罵之詞，揮手要西摩把她帶走。

「黑鷹！我恨你、我恨你，這一生我永遠恨你，恨你——」聲音漸漸的消失在甲板上。

「嘖嘖，又是一個恨你的女人，看來你造的孽還不少哦，現在又多添了一樁。」希曼·布醫生笑著打趣道。

「希曼，你太閒了。」黑鷹斜睨了好友一眼。

「沒辦法，誰教你那頭小貓力道太小了，不然現在我可派上用場了。」希曼嘲笑他臉上的鮮紅掌印。

「你非要見我流血才高興嗎？」黑鷹漠視他的笑容。

「反正對你而言，傷口只是家常便飯的小事，咦……羅伊在看什麼？看他魂都失掉了。」希曼指著前頭的二副羅伊，不解的說著，走過去搶下他的望遠鏡，繼續朝他的方向看去。「哇！真是漂亮，好一條在大海中遨游的美人魚，喂！席斯，快過來看這難得的美景。」

希曼興奮的喊著黑鷹的名字，引起他不悅的抗議，「在海上別叫我的名字。」

「是是，不過這一幕你若不看會終身後悔。」希曼孩子氣的朝他眨眨眼，硬逼著他欣賞美麗的海上風光，心中更是有一絲快意，這女孩絕不簡單，配席斯有一點可惜，不過他有預感席斯會栽在這女孩手中。

黑鷹接過希曼手中的望遠鏡，不耐的往裏面瞄了一眼，正要放下時，一個波動吸引了他的視線，只見一個看不清臉孔的女孩正在和兩頭虎頭鯊玩。天呀！是虎頭鯊耶！

黑鷹著迷的看著她以高超的泳技在海中翻滾，海水底下的赤裸胴體引起他不少遐思，下腹隨即傳來一陣躁熱。

忽然女孩停了下來，似乎在傾聽什麼，然後優雅的溜向一艘很女性化的遊艇，至少跟他的黑鷹號比起來相當細緻。

女孩攀上繩梯，光滑勻稱的美麗玉足令他呼吸為之一窒的喘息，她若有所思的停了一下又繼續往上攀，就在此時，希曼調皮的要搶黑鷹手中的望遠鏡。

黑鷹無禮的推了一把，希曼差點跌倒在甲板上，他搖搖頭苦笑，還真是「好朋友」，重色輕友。

女孩曼妙的身軀在風中閃耀著，黑鷹內心不斷的呼喚她回頭，希望她回頭來斷絕他狂亂的思潮，只見那女孩似有聽見般回過頭。

黑鷹驚艷得無法控制自己的生理本能，不自覺地低吼了一聲，然後她做了一個不雅的動作嚇了他一跳，看著她轉身，他幾乎想上前拉住她。

一桶水淋在她的玉體上，黑鷹開始羨慕那些水滴，可以在她如火的胴體上滑動，更嫉妒那桶該死的水，侵佔他的位置，他好想用舌頭舔去那些礙眼的水珠，讓她完完全全只屬於他一人。

看著她美麗的身影消失，他居然有股衝動要跟隨她而去。

亂了，一切都亂了，難道這就是愛？不可能的，只要自己好好的和她纏綿幾回，這感覺一定會消失——其實他並沒有把握，因為這震撼太強烈了。

希曼的大笑聲使他回了魂，他看見希曼手中另一具超大倍數的望遠鏡，心中竟興起一陣莫名的火氣，希曼居然敢看他的女人？！而且是毫無遮掩的把她身上的每一處細膩都攝入眼中！

一出手，希曼的笑聲在碰撞中停止，他眼中不可思議的神情和嘴角流出的鮮血令黑鷹懊惱，自己居然為了一個不相識的女人，打了他從小到大的摯友？！

希曼慢慢的爬了起來，用手背擦去唇角的血滴，他勾著黑鷹的脖子，用著嘲弄的口吻說：「看來你是真的栽了跟頭，居然為了一個女人出手這麼重。」他在黑鷹的肚子補了一拳。

「對不起，希曼。」黑鷹誠心的道歉。

「沒關係，老朋友嘛！接下來你想怎麼做？」希曼豪爽的在黑鷹的胸膛重重的捶了幾下，心知肚明的問。

「追上去。」又是黑鷹的一派作風。

希曼支持的笑著，他希望好朋友的「初戀」可以順順利利，別讓那個刁蠻公主料到，否則席斯可有苦頭吃了，不過他的預感一向很準，這女孩絕對不好應付。

「全速前進，向左方海面航行。」黑鷹下著命令。

黑鷹沉穩的鎖定目標，他想要的從未失手，這次更是不能有所偏差，等著吧！女人，妳將會成為我席斯的專屬女人。

他完全沒有發現一點，他想的是席斯的女人而不是黑鷹的女人，這表示他的內心為她陷入而不自知，這場情戰不知會將他折磨到何種地步。

黑鷹將船停放在金色公主號的不遠處，原本他想一個人上船去尋找那女孩，可是

在船員及希曼的堅持下，他帶了二副羅伊和西摩以及只想看熱鬧的爛朋友希曼。由於船身沒有任何可攀爬的繩子，連下錨的鐵鏈也沒有，雖如此，但船身仍停止不動，而他們也完全沒有想到這點，所以用拋勾的方式，直接攀上船去。

黑鷹站在甲板上，內心澎湃不已，這是那女孩曾經站立的地方，他努力控制如雷的心跳聲，克制自己千萬別像個毛躁的十七歲小伙子一樣急切。

他不想看到她臉上有害怕的神情，思及此，黑鷹不禁自嘲著：他幾時會有這種可笑的舉動？

「這船好安靜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會不會是艘幽靈船？」羅伊為四周的寧靜提出疑問。

「歡迎光臨金色公主號，本電腦鄭重提出說明，這絕不是一艘幽靈船。」羅姍娜回答著羅伊的問題。

四人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，雖然聲音悅耳甜柔，可是他直覺的認為不是那女孩，她剛稱本電腦，難道她不是人？可是現代科技有進步到這種程度嗎？又不是電影。

「妳是誰？」希曼有點興奮的問。

「我是金色公主號的主電腦，請稱呼我羅姍娜。」

「哇！妳真的很特別，居然能和人對談，妳確定是一具電腦，而不是一位美麗的天使？」希曼幻想著她是個美麗的天使，而且可以活生生的站在自己面前。

「謝謝你的讚美，天使是我們二小姐，我只是一部人性化的電腦，訪問各位光臨金色公主號有何指教？」

「找人。」黑鷹冷漠的回答，原則上他認為和一台電腦交談是浪費時間的行為，直接找人更快。

「這艘遊艇除了各位就只有二小姐一個人，請問各位是二小姐的朋友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是。」

希曼和黑鷹同時出聲，互看了一眼。

「你們找二小姐有什麼事？她現在正在娛樂室觀賞影片，可能無暇與你們見面，請容許我為你們傳達。」

「不必。」黑鷹不想和電腦交談，只想見到佳人，所以乾脆的拒絕，直接往船艙走去。

「停止，否則後果自負。」羅姍娜提出警告。

黑鷹不理會她的警告，繼續往他的目標邁進，突然一道光線不知由何處射出，他立刻像貨物一般被拋了出去，形成一個半弧狀落下，希曼及兩位船員立刻上前接住。

「身為客人要知禮，未經主人邀請不得擅入。」羅姍娜這時像個老師，在指正學生的錯誤。

「對不起，是我們的錯。請問何時才能見妳的主人？」希曼在見識過羅姍娜的厲害之後，客氣的以禮相詢，內心則驚訝不已。

「看她高興。」

咦？這是什麼回答？大夥皺眉暗忖。

「那她什麼時候才會高興？」希曼又問。

「等她肚子餓時，自然會從那個老鼠窩爬出來。」

「嘎？！那還要等多久？」

「少則一小時，多則三小時不等。」羅姍娜簡單的回答他的問話，就像一加一等於二。

「她叫什麼名字？」黑鷹急切的想知道她的名字。

「很抱歉，我無權洩漏二小姐的姓名，她的脾氣一向不算良善。」

希曼從她的語詞中感到一絲懼意。「妳怕她？」

「怕！」羅姍娜誠實的回答，這也是程式設計中的一項缺失，一點也不像她擅於說謊的主人。

「為什麼一台電腦需要怕她？」希曼問著。

「她很粗暴，而且喜歡冒火，不可愛。」

「胡說，她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女人，不許妳汗蟻她！」黑鷹沉著臉反駁，他不許人包括電腦侮辱他的女人。

「你在指責我說謊？」羅姍娜的語音中有一絲火氣。

希曼聽出她的不高興，只得好好的安撫一下好友，要他忍一時之氣，千萬別佳人面沒見著就被趕下船。

「沒有，是我錯了。」

黑鷹居然向一台電腦認錯，在場的三個男人都詫異的瞪大眼，希曼直歎愛情的力量真偉大，英雄也折腰。

「是呀！是呀！他錯了，請多原諒，不過妳怎麼說自己的主人愛冒火呢？那不是很不敬？」希曼打趣的說著。

「她只是我主人的妹妹，好玩偷上主人的船，一個十足的恐怖分子，暴力家。」

「哦？怎麼說呢？」她會這樣嗎？希曼思忖著。

「她威脅要拆掉我的電路板，甚至要放炸彈在船上。」羅姍娜的語氣中出現怒氣。

「不可能吧！她只是個大女孩而已。」希曼好笑的說著，拆電路板也許可能，可是裝炸彈就太大手筆了。

「哼！龍家的女人，個個都是惡魔轉世。」

「她姓龍？」黑鷹不理會羅姍娜的數落，只獨記著她說漏嘴的姓氏。

羅姍娜反省一下，認為自己真是大嘴巴，決定不再與這些外來人類交談，免得又被套出話來，到時可不只是二小姐會拆她的電路板了。

黑鷹又試了幾次企圖和羅姍娜交談，只是她不再出聲，所以他們也只好安分的坐在甲板上，等候佳人高興的時候再出來

三個小時之後，龍寶妮揉著惺忪的睡眼，拿著見底的咖啡杯，裸著身子踏上甲板。若不是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，她還打算把整套金庸港劇「倚天屠龍記」給看完呢！她愛死了愛恨分明的元朝郡主趙敏，真是勇敢的女人。

從眼角的餘光中，她似乎看見四個突然站立的大男人，不過這是不可能的，羅姍娜怎麼會允許陌生人上船呢？

當初她可是借助貝兒的電腦奇才，才有機會踏上金色公主號的，所以她未加理會，當他們是海市蜃樓的倒影，繼續往她的目的地——廚房邁進。

「等一下！」黑鷹見她沒有表情，視若無睹的走過去，等待已久的不耐火氣終於爆發出來，大聲的吼住她。

幻影會說話？龍寶妮又揉揉眼睛不耐煩的拒絕相信，等到她定下心來仔細一瞧，只見一個巨大的男人正怒視著她。

「呀！」

龍寶妮放聲大叫，澆熄了黑鷹的怒火，他不禁責備自己，害麗人受到驚嚇。

就在他打算放軟聲音去安撫她時，龍寶妮口中自然流洩的一串話語，既沒有恐懼也沒有害怕，而是憤怒的破口大罵，對象還不是個人呢！

「該死的羅姍娜，混蛋羅姍娜，卑鄙、無恥、下流的爛電腦，我要拆了你的爛電路，炸掉你的美麗船身！太過分了，你居然見色忘義，隨隨便便就讓外人上船，太侮辱人了！你這個破電腦是不是瞧不起我？」

龍寶妮沒責備私自上船的入侵者，反而生氣的對電腦怒罵，一點也不在乎自身的安危。

不過這是有原因的，誰讓羅姍娜當初特別刁難她，還讓她強行侵入電腦系統內才准放行，而這些人似乎比她還輕鬆的上了船，難怪她心裏不平衡。

「你不是常喊著無聊，要找些刺激的遊戲玩玩，本電腦才為你安排一些消除寂寞的玩具。」

玩具？黑鷹等人聽了為之一怔，他們居然被一具電腦比擬為玩具？！

「這算什麼遊戲？根本是濫竽充數。」龍寶妮不接受羅姍娜的說辭。

「他們是海盜。」羅姍娜一語道破他們的身分。

龍寶妮這才提起一點興趣，轉身斜睨著幾個聽到羅姍娜的話而驚訝不已的男人，其中之一的巨人正用著深沉無底的瞳眸注視著她。

黑鷹無法控制的凝視著，她比望遠鏡鏡片下呈現得更美，光滑如牛奶般的膚色，炯炯如火般的眼眸，長而烏黑亮麗的如雲髮絲，和他將近一九〇公分的身材相比，簡直袖珍得像櫥窗裏的陶瓷娃娃，稍一用力就會碎掉。

「嘖嘖！她的身材真不是蓋的，凹凸有致，惹火嬌媚，真想咬上一口。」西摩目不轉睛的盯著，一股火猛烈的燒著。她比狄卡兒更能引起男人的慾火，也許等船長玩膩了，他又可以分一杯羹嘗嘗。

黑鷹聽到身後西摩充滿慾望的聲音，他才由癡戀的迷霧中走出來，低聲咒罵著把身上的襯衫脫下，丟給甲板上的陶瓷娃娃，他不准任何人窺視他的女人，他的東方女神。

由空而落的寬大襯衫，正好披在龍寶妮的肩膀上，這時她才憶起自己未著寸縷，臉上微微泛著懊悔的紅暈，笨拙的把大襯衫拉緊。

一雙粗大黝黑的手，不滿意她草率的披拉著，溫柔的替她扣上鈕釦，指尖在白皙

滑嫩的頸部順著曲線滑下，遊走於露在外頭的乳溝，不停的撫摸胸前嬌艷盛開的玫瑰刺青圖樣。

西摩和羅伊用著不可思議的眼神，看著一向高不可攀的船長，為他居然為了一位東方女子脫下襯衫，並親自為她著裝而嚇掉下巴，這是他們視女人為草芥的船長嗎？

希曼滿意的露出笑容，這隻孤獨的鷹終於找到屬於他的伴侶，不用再在花叢裏尋找慰藉。

「你摸夠了沒有？」龍寶妮收起悸動的心，無奈的出聲，因為她怕他再往下摸去，自己可能會癱成一堆泥，自願當他的性俘虜。

「妳不怕我？」黑鷹在她耳旁低聲的呢喃，龍寶妮差點酥在他的懷裏，真可怕的磁性。

「我需要怕你嗎？」她不畏懼的迎上那雙黑色且充滿掠奪性的眸子，激起黑鷹莫名的怒氣。

「妳這該死的女人，難道沒人教過妳單身的女人不可以在海上旅行嗎？沒人教過妳不可以在男人面前裸露身子嗎？妳該怕的，沒有男人會放過妳這道可口的點心，妳該怕的！」

龍寶妮動用了一點勁道，甩開黑鷹強加在手臂上的力道，用空著的另一隻手揉揉紅腫的手臂，內心暗罵了一句「野蠻的大沙豬」。

「誰規定女人不能在海上航行，我愛光著身子是我的自由，你管不著，活在中古世紀的『老伯』。」龍寶妮刻意的挑戰他的權威。

「是嗎？」黑鷹沉著臉，一句「老伯」搞得他心情大亂，久久不能移動。她真的好小，也許尚未成年，想到這他心情更煩，他該拿這個小女孩如何。

西摩見船長沉默不語的嚴肅表情，便自作主張的想把這個東方美人拉近調戲一番，正如他們以往的作風，只是這次他低估了這女人對船長的重要性。

「放肆！」龍寶妮習慣性的輕斥。

黑鷹則不假思索的拉出腰間的配刃，往西摩不規矩的手劃去，只見西摩手壓額頭哀嚎著。

原來出手的不只是黑鷹，被一個人調戲是失誤，如果再不察的被另一個企圖猥褻的男子狎玩那就該死了，所以龍寶妮借力把手中的武器——咖啡杯，擲向西摩額旁的太陽穴，切斷他一條小動脈，看他還敢不敢起邪念。

希曼本著醫生的職責，檢查著西摩嚴重的傷口，他訝異的注視西摩額頭上整齊的切痕，投給龍寶妮一個深思的問號，即使是一個使刀的好手，也很難準確的切中要害，若不是巧合，那她可就是太可怕了。

黑鷹是在情急之下傷了西摩的手臂，但更讓他呆愣的是她的快手，他沒想到一個女人竟愚蠢到這種地步，以咖啡杯攻擊一個體型大她三倍的男人。

「妳這個笨女人！」黑鷹生氣的對她咆哮。

「你是笨男人。」龍寶妮無所謂的抱胸挑眉。

「妳知道他是誰嗎？他可是——」

羅伊想解釋黑鷹的身分，可是卻被龍寶妮高興的叫嚷打斷，「黑鷹小乖乖。」黑鷹、羅伊、希曼甚至受傷的西摩，都被她歡愉的呼叫聲嚇了一跳，不由得面面相覷。

原本該生氣的黑鷹反倒受到她語氣中的甜暱愛寵而失了魂，心中有一絲暖意浮現，而拋卻了她詞句中辱人氣概的「名詞」。

希曼沒有想到一個女人膽子居然大到這種程度，敢稱橫行海上的黑鷹為「小乖乖」，真是太……太……太……侮辱人了！可是當事人似乎無所覺，完全沉淪在她展開的笑顏上。

一個黑色的大影在半空中繞了兩圈，輕緩的在龍寶妮伸直的手臂上降落，牠撒嬌的在她臉頰上磨蹭，親密的接受她纖手的愛撫。

「嗨！我的小乖乖今天乖不乖呀？有沒有吃飽？」

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她那一句「黑鷹小乖乖」指的是這隻大蒼鷹，而不是站在一旁鐵青著臉的黑鷹。

希曼毫不客氣的大笑出來，羅伊則抿著嘴強壓湧上喉嚨的笑意，連受傷的西摩也露出上揚的唇角。

「妳玩夠了沒有？」黑鷹受不了她的溫柔眼神投注在那隻大笨鷹身上，他恨不得殺了那隻鄙視著他的黑鷹，他可以發誓牠的眼神有著一絲嘲弄。

「你吼什麼吼？沒教養的老頭，萬一嚇到我的黑鷹小乖乖怎麼辦？」龍寶妮假意安撫和她一樣大膽的夥伴。

「妳愛怎麼叫妳的寵物是妳的自由，可是別冠上黑鷹兩字。」黑鷹幾乎快咬斷牙。這女人不是瘋了就是少根筋，小小的個子居然敢教訓他，看希曼抱著肚子在地上趴著笑，兩名船員也強忍著笑意，他知道自己的一世英名都栽在她手上了。

「你管我？我高興就好。咦！你們上船幹麼？這裏只有一台討人厭的臭電腦而已，也沒什麼金銀珠寶可搶。」龍寶妮突然想到什麼，質問黑鷹一群人。

「警告！嚴重的人身攻擊。」羅姍娜提出抗議。

「妳是人嗎？」龍寶妮不以為意的掏掏耳朵。

「這船上有美女呀！」希曼止住了大笑，露出整齊的白牙齒，溫文儒雅的朝龍寶妮行了個紳士禮。

「美女？在哪？」龍寶妮左顧右盼的四下梭巡，這船上還有別人嗎？怎麼羅姍娜沒有事先告訴她？

「就是妳。」黑鷹好笑的看著她迷惑的眼神，拍著她說。

「我？」龍寶妮指著自己的鼻子，只見眾人一致的點頭。

「天呀！你們沒見過女人嗎？幸好大姊和貝兒不在船上，否則會笑掉她們的大牙。美女？可笑的形容詞。」

龍家專出美女，大姊青妮飄逸出塵，恍若天仙下凡；三妹貝兒氣質靈秀，冷艷動人得如同風妖精。她夾在兩位美女姊妹之中，自詡容貌端莊，還可以上上檯面。其實她不自知是她渾身所散發出的烈焰，足以融化冰山，只是她一直以為大家是因為她火爆的脾氣，才索性冠上火焰的外號。

「妳很美。」黑鷹發自內心的讚美，這也是第一次他真心的對一位女人發出愛戀的眼神。

「謝謝你善意的謊言，可惜小姐我無福消受。」此時龍寶妮的肚子又不安的響了起來，她摸摸扁扁的肚子咕噥著說：「該餵餵五臟廟了。」突然她眼神一亮的朝黑鷹猛瞧。「你的廚藝好不好？」

原來懶人的壞習慣又發作了，雖然船上的電腦餐做的還不錯，可是總少了一點什麼，如果眼前的男人擁有一雙化腐朽為神奇的巧手，那她可就有口福了。

「還……還好。」黑鷹言不由衷的說了謊，因為他捨不得澆熄她眼中期望的火花，可是天曉得，一個從小養尊處優慣了的王子，再加上被女人寵壞了，他連廚房都不屑踏入。

「還好？！真是太客氣了，那敲個蛋都會捏碎的廚藝，連狗看了也會暈倒。」希曼不齒的說破黑鷹的謊言，扯他的後腿。

「什麼？真是太可恥了，一個堂堂的大男人居然不會煮菜，那你還活在世上做什麼？一個一無是處的男人真是太可悲了，浪費寶貴的米糧呀！你簡直是女人的惡夢。」龍寶妮一點也不留情。

「沒那麼嚴重吧？」希曼被她的長篇歪理搞得頭昏腦脹，囁嚅的問道，因為他也是女人的惡夢之一。

「當然嚴重啦！一個幸福的女人背後，一定要有一雙擅於調理美食的巧手，這是所有女人的夢想。」

「胡說，一個強壯的男人才能帶給女人幸福，妳大概還沒嘗到個中滋味吧！」黑鷹邪笑的朝她放電，用著女人無法抵擋的魅力勾引她，只可惜這次他踢到鐵板了。

「放心，我再飢渴也不會挑上你這隻大猩猩，你離我擇偶的條件太遠，廚藝不精的廢物。」可是當情人倒是不錯的選擇，只是他對自己一六〇的身高而言似乎太高大，真是可惜。

「妳……妳……妳……」黑鷹被她一口否決的態度氣得想掐死她，一句話梗著說不出來。

「別你呀我的，真是礙眼。羅姍娜，送客，咱們去巴黎享受美食。」龍寶妮下著命令，對於沒有利用價值的男人她不屑一顧，遂頭也不回的往廚房的方向邁進，不理會身後的驚叫聲及砰然倒地的震動聲。